

中華文藝叢書

駱文海 默
上海雜誌公司刊

礦山的主人

劇 戲

礦山的主人

劇 戲

著 海 駝 文 駝
筆 執 默 海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一月第一版

上海印 3001 - 5000

一九五一年六月第二版

礦 山 的 主 人

• 中南文工團交藝叢書 •

著 者 海 獸 駱 文

編輯者 中 南 文 工 團

出版者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上海藝波路655號

漢口交通路 39號

長沙府正街 48號

印刷者 中 和 印 刷 廠

編號. 451 版稅. 100

全劇人物表：（年歲按第一次出場算起）

梁永祿 廿六歲 罷工領袖

梁永福 十七歲 梁永祿之弟弟

劉麟閣 四九歲 罷工的工人

白瑞峯 十七歲 罷工中的積極份子

梁李氏 廿一歲 永祿的妻子

白鳳芝 十六歲 白瑞峯的妹妹

白王氏 卅五歲 白瑞峯的母親

梁陞亭 廿七歲 永祿之子，後任解放軍軍事代表

劉江 廿三歲 劉麟閣之子

大 揸 卅二歲 礦工

竈耗子 十九歲 礦工

老零碎 四一歲 礦工

小礦師 十六歲 礦工

電機工人 二十歲 發電廠的工人

單鑑石 四二歲 原東山礦煤師，後參加革命工作爲軍事代表

吳道熊 五五歲 東山礦之總經理

吳 克 三十歲 吳之姪，該礦煤師

葛吳秀池 廿六歲 吳之女，該礦秘書

項養甫 四六歲 礦警局長

孫鳳起 廿四歲 公事房的 Boy

毛兒董 廿八歲 工賊

保安隊兵士

礦警

羣衆

「附註」序幕中飾梁永祿的演員可兼飾梁永祿之子梁陸亭，飾劉鵬閣的可兼飾劉鵬閣之子劉江。

目次

第一幕

..... 一

第二幕

..... 三五

第一場

..... 三五

第二場

..... 六二

第三幕

..... 八三

第四幕

..... 一〇九

第一幕

時：一九二三年初冬。

地：華北某礦山。

景：在礦工梁永祿的家裏，一明一暗的草房的外間屋，裏屋門口掛着一個破布片和麻布綴起來的門簾，後窗已被風雨打得破碎不堪；大概是從屋外揀來的一塊碎玻璃鑲在窗櫺上，周圍又用些賬條子糊起來，成了一個歪斜的玻璃窗；風吹來時，窗子就發出格登格登的震動聲。從這窗子外可以看見新修的廠房的高大木架，礦山的煙囪和井架。但這間房子內最引人注意的還是一架廢了的犁杖和一架破紡車，因為這種耕織生活已成過去，所以它們身上披了一層厚厚的灰塵；加上門側的洋爐子和坍塌了的鍋台，正正說明這是一個建築在農村破產基礎上的工人之家；而且生活在無衣無食天寒地凍北風透屋的苦況裏。

幕啓：靜場。

梁永福上，把夾着的一件衣服一摔，白鳳芝的母親白王氏從裏屋出來。

白王氏 當回幾個錢來？

梁永福 當舖裏的也跟礦上大東家一個心了，趕趕咱們罷工這會越尅扣咱們……

【這時遠處哭嚷嘈雜、亂聲漸近。】

白 怎麼的了？

福 貪他媽，糊廠那邊……

白 你表妹剛拿上碗去要糊去了！咳！糟了！

【白鳳芝慌張跑上來，一進門栽倒，飯碗摔碎。】

白 看你這丫頭慌的啥，飯碗也砸了！

福 怎了？

白鳳芝 （氣喘不息）來了來了……

福 誰來了？

【聲更近，打人聲哭叫聲攪成一團。】

福 怎麼？（要向外走）

芝 （一把拉住福）別去！

福 （掙脫）幹啥呢……

芝 別！打……

【兩人正拉着，外邊有人已湧到門口，棍棒交加，哭喊震天，白王氏忙去關上門。】

福 怎麼的，你倒是說啊！

芝 他們把咱們罷工的糊廠的糧食也搗啦！鍋也杵了！

【外面敲門，越敲越急。】

白 快弄東西頂上吧！

外聲 （白瑞峯的聲音）開門，開門！……二哥開門……

芝 媽！我哥哥！

【白氏忙將門打開，劉麟閣一交跌進來，白瑞峯也抱頭回身閃進來，外邊一大堆人

想趁機向屋裏湧，被白搶上去把大門頂上，全家用力堵着門口，劉麟閣從地上爬起來。」

劉麟閣 我那媽呀！

芝（一回頭看白瑞峯臉上的血）哥哥！（跑過去舀一碗水來爲他洗傷）

福 怎麼的了？

白 孩子！（一面用全力頂住門，一面擦着眼淚問）孩子！你這是不要你媽啦！

白瑞峯 保安隊架着井下那批地痞流氓來砸我們罷工的糊廠來了。

福 你們跟他們幹起來了？

瑞 大金剛上來砸鍋，叫我一脚踹個仰面腳，一個保安隊隔後面樓頭就是一棒子，我這麼

一擔，棍折了，他用折槓子往前一杵，下面我叫大金剛扯着腿了，沒躲開，差點沒通出眼珠子來。……

福 咱們的人呢？

瑞 經得住人家拿槍棒的？……都散了！……

福 準是礦上給這些傢伙使了錢了。

瑞 那些個東西，平常就是礦上買下的，砸明火小偷，人命販子啥都有……平常井下不干活，有事包打架……

福 唉！人家當官的是礦上的大老闆，橫豎有人撐腰，什麼幹不出來！

【這時外面人聲稍息，打架聲從門外湧到房後去了。】

【福把一副舊犁杖拿過來想去頂門，白瑞峯接過去，一脚把犁杖頭蹬掉，把犁杖把手取下來，欲開門向門外走。】

瑞 開門！

白 幹啥呀？

瑞 他是欺侮咱們不敢下手是怎麼的？

福 人家打咱們行，咱們打人家就沒理了！

劉 （坐在地上）我的老天爺呀！你們別再拿命鬧着玩了！

芝 哥哥！你沒看見他們後頭還有帶槍的。

白 孩子！我就是你這麼一個呀！你不要你媽了，你說話！

瑞 他們不給長工錢，別想把這些老爺打怕了，給他上工去……

【人們都靜下來。】

劉 （爬起來，拾起毀了的犁杖披上。）噫！好好的犁杖……回鄉下吧！城市也混不出好來呀！……打死我也不下窖了……

福 要能種地誰幹這個！你們看看（指窗外工廠架子）那不是我們那二畝園子地，這不是修上廠房了，人家說過地皮是國家買下的，給了五吊錢……連這房子都差一點給拆了。……

劉 你們那年要下了關東多麼好！

福 你沒聽說關東混不上衣，口裏混不上食，這餓死那凍死。

【寒風隨窗裂來，白鳳芝拿起地上的破鍋蓋將窗子堵上。】

白 拉倒罷！咱們爭不過人家，有一點吃的就睜睜眼，沒有了就閉上眼得啦！

【福走過去把地上的破紡車取出來，一腳蹣斷幾根輪軸，又順草房上抽下一把柴火下

來點着了。」

白 看你這孩子，好好的紡車！

福 還不跟劈柴經燒呢！留他有啥用！……時興上大機器了，一天出好幾個大布……反正，沒咱們莊稼人的飯吃就是了！

芝 （對福）二哥！你火頭那麼大管啥呀！

【這時屋裏呻吟聲慘叫起來。】

白 咳！怎麼好！（進裏屋）

芝 （要脫自己的衣裳）二哥！你把我這件衣裳再拿到當舖裏去試試……

福 要不值錢誰的衣裳也一樣不是！

芝 那，一會表嫂子的孩子下來了怎麼辦哪？！

瑞 大嫂子的孩子？……

芝 媽說快下來了，家裏一口吃的沒有！

瑞 （過去開門要走）

芝 你又幹啥？

瑞 鍋砸了，糧食給搗了！他們不能不叫把糧食取回來呀！

芝 剛打完架，那兒要有他們的人呢？

瑞 他殺人不過頭點地罷！

福 大兄弟，我去吧！你看你剛受了傷，別叫風吹着……

瑞 你不中，他們那些傢伙專揀軟的捏！

劉 我看要去還是老二去罷！自家他大姪脾氣太火爆，非吃虧不解。……

瑞 他頂多砸崩了我！

劉 不中，鬧的不好，甜棗沒吃成棗核扎了嘴。……

福 大兄弟，你先歇歇，我要不來了你再去。（下）

【遠處亂聲，此起彼伏。】

劉 還鬧呢！

瑞 鳳芝！你回頭告訴二哥，我去俱樂部工會去看看去。……

劉（一把按着他坐下）你這人怎麼這麼不沉心呢！

【火車汽笛清晰的叫了兩聲，列車開來聲。】

芝 是不是梁家大哥跟這趟車回來啦！……嫂子！（向屋裏走）

瑞 你胡扯什麼！（使眼色）

劉 怎麼的？這兒他大哥出門了？那去了？可別回來吧！沒聽說礦上派人捉他呢？

瑞（掩飾）沒有！他早跑遠了！……妹妹！你跟二哥說我要上……（下）

芝（拉他回來）你過過這會吧！我剛才上街去還看見那些保安隊呢！

劉 事鬧大啦！有衙門口的人在裏頭咱們算鬧不出香來，這回又不知多少人吃虧哩。

瑞 那些天資本家離開當大官的他算啥章程也沒有了！

劉 你說的哩！當官的和有錢的天生一事。

瑞 再有本事，他也沒咱們人多，就是心不齊就是啦！……

劉 那也不中，長毛造反心齊不齊？那是有佛法護身槍刀不入的啊，可洋槍一打都給他破啦！……你們這才多大歲數啊！這是氣數定的啦！六十年一甲子，推背圖上沒說

嗎！……

瑞 你不參加工會你就上工去，你巴結這些大資本家去！

劉 你們年輕人就是這……

芝 哥哥！你這是幹啥……

瑞 要沒你這老腦筋，咱們早不致於受窮了！

劉 你們鬧，得，你們鬧，接興民國到這會十一年了，你看你太平了吧！早先三大錢買半升麥子，這會得三十塊現洋一袋麵。皆因啥呢！就只爲的今天嫌這個不好整着打一打，明天嫌那個不好又改一改，打了舊起把洋人給打來了，改了舊起制錢改了大銅子；你們細捉摸這個理吧！錢沒那窟窿眼算是拴不住了，那就算該着金龍入土了，先要求着長工錢管啥用。

瑞 大叔……（忍着勸他）你就願意吃着這陽間的飯幹那陰間的活去……一輩子吃不上穿不上……

劉 這是命裏定的啦！你想想好好的地掬了兩個大黑窟窿……那是叫人家給把地氣破了，